

走过川主寺

■向贤彪

送红军远征，乡亲们拿出了所有能带走的粮食，拆下了自家所有可用的木材，脱谷和春米的轰鸣声终日不绝，800多条用作浮桥和摆渡的大小船只覆盖河面。连同此起彼伏的旗帜呼啸、刀枪撞击、士兵高歌、战马嘶鸣，是怎样一种壮阔而又壮烈的场景。多年之后，叶剑英同志追忆战友刘伯坚，想起夜渡于都河，留下了这样的诗句：“红军抗日事长征，夜渡于都溅溅鸣。梁上伯坚来击筑，荆卿豪气渐离情。”悲壮告别、军民情深，令人感怀。

那是红军过雪山草地的情景吗？长征路上，最苦是过雪山草地。绵绵雪山、茫茫草地，不知吞没多少红军战士的生命，他们或冻死，或饿死，或累死，或病死，或被深埋于冰雪之下，或消失于污水泥沼之中……在四川省红原县境内海拔4000多米的亚口夏山上，安葬着12名红军战士的遗骸，这是目前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。当时，没能走出雪山草地的红军战士，成为后续部队前进的路标，引领他们奔赴抗日救国的光明之路。

那是红军家属追随亲人的身影吗？在红都瑞金，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：当年红军长征离开苏区后，有5个要好的姐妹商量着去追赶队伍，想找到恋人、丈夫或父兄。循着红军走过的路，她们风餐露宿，带的干粮吃完了，只能以草根、树皮充饥，身上穿的衣服破了，如同乞丐模样。她们不知疲倦地向前走，最后都倒在了长征路上……在她们倒下的地方，开满了红艳艳的格

桑花，人们深情地称她们是“格桑花的姊妹”。在草原深处，看到随处绽放的格桑花，我仿佛目睹那些追随长征队伍的红军亲属的身影，仿佛听到了诗人的咏叹：“几回回来相隔几千里找，几千里不改的是忠诚。”

那是民族团结的历史见证吗？红军在阿坝州休整期间，藏族群众纷纷拿出自家的牦牛、粮食、草料支援红军，暂时缓解了红军粮食紧缺的困难。“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，物产不丰，当地群众生活相当困难，却慷慨支援红军。”讲解员充满深情的解说，使每一个参观者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同胞涌起深深的敬意。

红军长征的故事说不完，红军长征的颂歌唱不尽。那是一曲惊天地、泣鬼神的革命理想主义颂歌，那是一幅震山河、撼心灵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画卷。林莽沉沉，裸山如刀，激浪长天，刻下红军征服一切困难的铿锵足音；寒风砭骨，雪压冰封，关隘重重，矗立起永恒的英雄雕像。漫漫征途，用顽强意志征服人类生存极限，红军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，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。长征迸发出的激荡力量，跨越时空，跨越民族，是人类为追求真理和光明而不懈努力的伟大史诗。

在美丽的川主寺镇，附近藏族村寨中有这样的传说：每当夜幕四合，有人听见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中有说话的声音。藏族同胞们说，这是红军永生的灵

魂前来相聚……岁月流转，精神永存。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。

络绎不绝的游客中，有寻访父辈足迹的子孙，有重走长征路的青年一代，也有自驾车的旅游者和崇山野外独旅的背包客……人们远道而来，用脚步亲近这里的泥土，丈量红军长征的艰辛，获得的是一种精神和心灵的满足。在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，洁白的哈达随风飘动，与蓝天白云、雪山草地相依偎的纪念碑平添了几分神圣。

置身于熙熙攘攘的人流中，我再一次仰望直刺苍天的红军长征纪念碑，与那位手执花束与步枪、双手高举呈“V”形的红军战士目光相接。从他深情而坚毅的目光中，我能读出信仰，读出忠诚，更读出信心和力量。他的目光驱赶了我卑污的念头，催我永不停下前进的脚步，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争先。

长征的胜利，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，而且使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力量新发展新的落脚点，找到了中国革命事业胜利前进新的出发点。从长征的终点出发，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展开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新画卷。在中国地图上，我们很容易找到长征的起点和终点，这条蜿蜒二万五千里的“红飘带”，把中华大地装点得分外妖娆。长征永远在路上。为了追求崇高的理想，坚韧不拔地走向胜利——这就是长征之魂、中华民族之魂。

默而识之

■濮端华

字的不同读音，就在黑板上写下一段话：“我骑着自行车到人民银行去，碰见了行长，连忙行礼。行长说，行了行了，不用行了。”老师随机喊了一名同学站起来念，结果因不辨读音而闹出笑话。既然是笑话，肯定多有演绎的成分，但它至少警示我们不要把“行”这个多音字念错。后来我专门查阅了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发现“行”字共有4个读音，其中一个音同“横”，用于“道行”一词，意为僧道修行的功夫，泛指技能本领。《红楼梦》第101回就有“这个散花菩萨来历根基不浅，道行非常”的表述。对于这类多音常用字，必须倍加小心，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它“捉弄”。

有一次，我应邀去一位朋友的民俗园参观。民俗园依山傍水，景色宜人。一进大门，牌坊上的8个大字赫然入目：知者乐山，仁者乐山。朋友边引导我们往里走，边指着这8个字脱口而出，只可

惜把其中的“乐”念成了“快乐”的“乐”音。殊不知，这里的“乐”音同“耀”，整句的意思是：智者都喜爱水，因为流水变动不居、有容乃大；仁者都喜爱山，因为大山沉静巍峨、岿然屹立。而且，智者和仁者都会由这种喜爱而生发出一种“决不虚度一生”的豪情。

前不久到课堂上听查课，一名青年教师的课讲得倒是生动，可谓纵贯古今、纵横捭阖。但在课堂讨论环节，一名学生将海参崴的“崴”念成了“威”音，这名青年教师并没有及时指出来。课下，我问他有没有发现学生念错字，他一脸茫然。想必要么是他没有听清楚，要么是他自己也认为该这么念。我随即拍拍他的肩，笑着提示道：“‘崴’有两个读音，一个音同‘威’，如‘崴崴’，形容山高；一个念成‘歪’音的上声，是指山脉或水流的弯道处，通常用于地名。海参崴的‘崴’就属于后者。”我想，教师在

课堂上念错字，或是对学生念错的字不及时纠正，倒成了名副其实的“白字先生”了。

我自然想到，为了教人正确认字识字，便有了《新华字典》作为工具书。那么，能不能编一本类似《新华字典》、专门收集整理易错字的工具书呢？据说汉语言文字洋洋大观，常用的不过3500字左右，其中的易错字更是有限。这本易错字工具书倘若真的问世，一定颇为实用也颇受欢迎。但是我想，人们在读书、讲话中要真的避免或减少念错字的尴尬情形出现，办法也许只有一个，那就是“默而识之”。我们不妨把这些容易念错的字默默记住、反复记住、牢牢记住。每次碰到它们，先定定神、想一想，待确认正确读音后再念出口。久而久之，正确的读音便会脑海中打下深刻烙印，再生僻或易错的字也能快速判读、脱口而出。

世相一笔

“孙医生，今晚有两位阿姨都不太舒服，杜护士已经在医院，我也准备过去。您来替我值会儿班吧。”凌晨2点，手机铃声尖锐又清脆，打破了夜的宁静，把孙医生从梦乡叫醒。

行动赶在了思索之前，孙医生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，正准备去客厅给孩子们留张字条，却发现大儿子已经抱着枕头站在了卧室门口。睡眼惺忪的孩子，说出来的话却让人安心不少：“爸，你放心去单位吧，我会照顾好弟弟。你路上当心些。”

主副班医生回到干休所时已经将近4点，北方初春的夜晚仍残存着未消的寒意。鼻尖通红的杜护士搓着同样发红的手走进值班室，语气有些急促地说道：“孙医生，我们都回来了，您快回去吧。您还在休假，嫂子又不在家，把两个孩子单独放在家里也不行。”

“我没事儿。你俩都忙了一宿了，快去歇歇吧。一到换季，老人就容易不舒服，现在走了我也不放心，等上午巡诊完再回。家里那两个‘皮猴子’办法多得很，老大照顾小的一点问题都没有。”大地还没有苏醒，但早已进入工作状态 of 孙医生声音洪亮，毫无疲态。

巡诊结束已近中午，孙医生婉拒了最后一位老阿姨留饭的盛情，写完巡诊记录准备回家时，被杜护士喊住：“孙医生，这个老听诊器是您的吗？前两天整理值班室的東西时发现的，大家都说不是自己的，我想着问问您。”“太谢谢了，这就是我的听诊器。昨天在家没找到，我还说上了班过来找找呢。”“孙医生，您这听诊器年岁可够老的。”

看着这个陪伴自己多年的听诊器，孙医生陷入了沉思……大概五六岁时，他和父亲一起度过了第一个春节。那个冬天很冷，不论是房檐上还是楼房外粗粗的钢管出水口，都挂满了冰溜子。临近过年，下了好大的雪，母亲带着他坐了好久的车，终于赶到父亲的单位。

其实“父亲”这个称呼对他来说，是有些陌生的。父亲不怎么在家，不会像邻居小伙伴的父亲一样每天陪着孩子玩游戏、讲故事。但母亲总说，父亲虽然不能陪他们，却做着十分有意义的工作，还常常鼓励他长大以后要成为父亲那样的人。

接到他们那天，父亲的脸上终于有了笑意。到了宿舍，父亲让他坐在凳子上玩玩具，不要乱动东西，之后便开始和母亲收拾房间。年幼的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四处“寻宝”，果然在桌子上发现了那个听诊器。他记得自己不久前生病，医生就是用这个东西治好了他。拿着这个“宝贝”，他一边到处听，一边敲敲打打。

“咚咚咚”的声音，很快引来了父母的注意。父亲疾步上前把听诊器抢了过来，生气地说：“刚才有没有告诉

听诊器的接力

■高晓璐

过你不要乱动？这是爸爸工作用的工具，不是你的玩具，如果弄坏了，爸爸给人治偏了病怎么办！”突如其来的训斥，让他瞬间哭出了声。父亲却只是皱着眉头，连一向温柔的母亲都没有过来哄他……

后来，父亲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他的记忆里。他记得父亲在冬日的凌晨靠在电暖气旁认真读书，记得父亲几次失约了自己的家长会，也记得父亲常常因为给人看病错过了饭点儿。在这些点滴小事中，他长大了。他越来越理解、尊重父亲。最终，他与父亲一样，成为一名军医。

入职的前一天，父亲将这个老旧的听诊器送给了他。那时，上了年纪的父亲和蔼了许多，叮咛的声音也变得低沉温和：“孩子，你要记得，一名好医生不只治好病那样简单。你要了解病人的生活，走进他们的内心，不仅要治好他们的一时之病，也要引导他们保持好的生活状态。还要记得，你是一名军人，你的工具就是你的武器，要保护好它们，经常检查、时时爱惜，这样它们才能和你并肩作战时发挥最大的作用。”

日子在春日的百花和秋天的硕果中匆匆而过。今年已经是孙医生成为一名军医的第19年，他一直记得父亲当年的叮嘱，以赤诚之心去照顾干休所的每一位老干部、老阿姨。他能清楚地记得他们的经历、爱好、习惯、性格甚至家庭子女情况，他常常觉得与他们相处就是在读一本厚重的书，里面写满了烈火硝烟中的不屈与坚持、为国为民的抗争与无畏，精心照顾他们就是对历史、对先辈最好的尊重。

那一声声亲切的“孙医生”，是在这场听诊器的接力中获得的最宝贵的嘉奖。

我的老班长

■王争亚

一瓣心香

拿破仑说，班长是军中之母。我以为，这是对班长特殊而又崇高的赞誉。回忆兵之初，我的班长叫夏洪林。他看似严厉的外表下，有一颗温暖的爱兵之心。

1973年底的长途野营拉练，持续时间长，往返距离远，每天边走边训。对于刚刚走出校门、全班年龄最小的我来说，体能消耗的程度逼近所能承受的极限。记得第一天行军不到半日，两只脚都打了血泡。晚上到达宿营点，夏班长让连部卫生员给我挑了血泡。为减轻我第二天行军的负重，夏班长特意叮嘱炊事班把我的米袋收了。次日行军途中，见我走路仍然一瘸一拐，夏班长把我的枪横在他的背包之上。

那时野营拉练每到一地，晚上都借宿老百姓家。我们基本是在老乡家的客厅里打地铺。晚上安排铺位时，夏班长总是把自己的背包放在靠近门口的地方，而把新兵的战友尽可能安排在里侧相对暖和和一些的位置。

得益于班长的关怀激励，凭着自己的毅力和坚持，我没有掉队，与全班战友一道，完成了野营拉练任务。回到营区之后，连队担负了一项特殊任务，为一座废弃火车站站岗执勤。地处荒郊野外的这座火车站，并没有什么像样的建筑。1974年初春，入驻执勤点后，全班战友住进了那间狭小的站房，5张上下铺的木制床几乎占满屋内空间。条件虽然艰苦，但大家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任务之中。

文化视界

一个周末，去复旦大学听一位古籍教授讲《论语》，讲到“默而识之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”一段，我随口把“默而识之”的“识”念成了“认识”的“识”音，结果引来旁边几名学学生窃窃私语。关键时刻还是教授指点迷津：这里的“识”音同“志”，意思是记住。自己也算个文化人，念错字自然很尴尬。但细细一想，生活中，似懂非懂的常见字不在少数，周围的同事、朋友念错字的现象也不鲜见。有时一段很好的朗读或讲话，只可惜中间念错了一两个字，恰似一锅汤里掉进一两粒沙子，真是尴尬难堪、大煞风景。

我读小学时，同学当中流传这样一个笑话，说老师为了帮助学生分清“行”

风雪巡逻路

■惠雁翎

军旅点滴

冰雨割面，寒气袭人。暮春时节，我随西藏军区某边防团一支巡逻小分队迅速登车，向位于海拔4000多米的某巡逻点位进发。一个多小时后，车停在雪峰脚下。接下来，我们将徒步巡逻。队伍出发不久，就下起了雪。寒冷的天气、陡峭的山坡、湿滑的碎石，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。

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下士李龙，冷风已将他的脸吹得通红，但他的眼眸里始终闪烁着两个字：专注。

“注意落石和枯木！”作为开路先锋，每过一处危险路段，李龙都要大声提醒战友。巡逻路步步惊心，开路先锋不是简单的带路前行，胆大心细、耳聪目明、体能充沛是必要条件。

今天是李龙的第50次巡逻。入伍5年，从当初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新兵，成为对哪里有暗冰、哪里有沼泽有如指掌的“边防通”，巡逻路给予李龙别样的成长。

雪，越下越急。经过一个小时跋涉，一个陡坡出现在队伍面前。李龙告诉我，这是前往巡逻点位的必经之路，他们称之为“英雄坡”。

这段路不长，只有500米，平均坡

度却有60度。虽然穿着防滑鞋，脚底还是打滑。李龙从背囊中拿出一根麻绳，大家一个接一个把它绑在腰上，连在一起。

大家互相帮扶着攀缘而上。慢慢地，我酸软的腿有些不听使唤，汗珠不停地往下掉，精疲力竭。列兵王双脚下没踩实，滑倒在地，挨着他的两名战友也被带着一起向坡下滑。幸亏李龙反应迅速，一边大声指挥滑落战友自救，一边和其他战友施救。最终，王双和战友被拉了上来。我冻僵的双手下意识地抓紧麻绳，不敢放松。

风在耳边呼啸，雪粒夹杂着冰雹打在脸上生疼。“马上就‘羊肠’了，大家注意脚下，缓慢通过。”李龙在队伍最前面喊道。

“羊肠”是他们给这段路取的名字。眼前山峰兀立，峭壁上开出一条仅供一人通行的小道，如羊肠般蜿蜒，一边是高耸的绝壁，一边是湍急的河流。李龙边走边指导战友通过技巧。一路跋涉，队伍终于抵达山顶。

“报告，发现界碑！”听到前方战友兴奋地报告，我抬头寻找，界碑矗立山巅，“中国”两个大字镌刻其上。

大家认真地擦拭界碑，给界碑描红，随后取出一面国旗，迎风展开。“边防有我在，请祖国和人民放心！”界碑前，庄严的宣誓铿锵有力，穿透高山峡谷。



荷之韵(油画)

陈道云作